



我要在你坟前 跳舞唱歌

阿丁 / 著
A Ding



没有哪个人是注定要来到人世的。
所以啊，
那些把自己当成神的人真可笑，
而那些把人当成神来膜拜的人真可悲。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014034420

I247.57
3291



我要在你坟前
跳舞唱歌



阿丁 / 著

A Ding



北航

C1722716

I247.57

3291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 / 阿丁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4. 3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368 - 1

I. ①我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4403 号

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

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

WO YAO ZAI NI FENQIAN TIAOWU CHANGGE

阿丁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址: www.bph.com.cn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

*

890 × 1270 32 开本 8.5 印张 185 千字

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368 - 1

定价: 32.00 元

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

北航

C1722716

To My Family

致我的家人

致我的家人

致我的家人

致我的家人

致我的家人

致我的家人

致我的家人

致我的家人

洞

上帝为了我要的宁静
统统令它们失声

墓碑，心脏般沉静
坟丘，目光般安详

第一件事，就是
卸下耳朵、嘴巴和眼睛

从此除了泥土
不必再回应任何
活着的，和死去的声音

—— 题记

【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】

不知有没有人和我一样，一度对自己的来处着迷，并试图找到一条“根”。可我失败了，只有显赫的家族才会有族谱。父亲和叔父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爷爷的名字。然而那个老人千真万确在这世上活过，并通过某个突然在他脑袋里闪现的念头设定了后世子孙的人生。

于是我写了**这么一个故事，始于一个念头、一个举动**的故事。然后人们的命运如草木般生长，沿着自我或他人设置的轨迹。

直至今天我也描摹不出命运的形态和走势，我只知道它的构成：起始时的一个偶然，和之后无数的偶然与必然。就像从飞鸟嘴里不慎掉落在崖缝中的种子，有的遇到了雨水，开始萌芽、生长，直至参天。另一些种子则渐渐干枯，再无孕育出生命的可能。

没有哪个人是注定要来到人世的。

所以啊，**那些把自己当成神的人真可笑，而那些把人当成神来膜拜的人真可悲。**

【我要在你坟前跳舞唱歌】

你，这般自由，这般统一

在你不言而喻的欢乐里

成为这棵姿势之树

刹那间减慢了

天国的步伐

好在那里安置它的生命

——里尔克：《果园》（何家炜 译）

014034450

烟 葉 即 烟
并 要 五 村 文 前



丁 同

父·①

第一千次争吵。当然，这是个估出来的数字，不可信。

我和李春苗生活了半辈子，吵架的频率极高，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。

起因已经不重要了，何况我也记不起是哪句话引发了这次争吵。年近七十，我的记忆力衰退得厉害，已经到了让顽童嬉笑的地步。我时常翻遍屋子去找某样东西，最后却发现它就在我手里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老年痴呆的前兆。

在公园里，有时我会问别的老头是不是也有这种问题。

“有啊有啊，上了岁数都这样，哎，对了，老弟你怎么称呼？”

我已经告诉这糟老头很多遍了，没有一百遍也有五十遍，可他照样记不住我的名字。你瞧还有比我记忆力更差的，看来也不必太担心什么老年痴呆。

再说该来的拦也拦不住。

那些已然邈远的事我反倒记得清清楚楚，四五岁时发生的事都历历在目。合上眼，儿时住的房子，房檐上随风摇动的蒿草，雨水自屋檐滴下砸出的小坑里，一些微小的、叫不出名儿的生物在水里

子般游弋。还有爹挖的洞，和那对日本夫妇塞到我手里的糖果，甚至糖纸上的图案——那个日本胖娃娃——都清晰地在眼前浮现。我还记得某天自己突然拥有了一种特别的本事——如今人们管这个叫超能力——能把耳朵关闭，就跟关上门一样。后来我这超能力又有进步，能对声音做出筛选，只听我不介意听到的。那些我不愿意听的，即使像锥子那么尖也休想钻进我耳朵里。这本事按理说只有上帝才能拥有，你想啊，西方人说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，也就他能听到世界上所有的声音，并且能听得懂世界上所有生物的语言，所以，上帝他老人家如果没有关上耳朵、筛选声音的本事，还不得被这个喧嚣的尘世活活烦死。

可我这特异功能自打结婚后就失灵了，只要李春苗一张嘴，你把耳朵焊死也没用。

我不是说她嗓门大，实际上她也怕丢人，在跟我吵架之前，她会先检查一遍门窗，都严丝合缝了才出声。就跟一个要出差的人，检查自己的行李那么仔细和程序化。分贝值也不高，真正有杀伤力的是她的语言。一个没什么文化的退休纺织女工，却极有语言天赋，能在那不假思索的情况下迅速找到最锋利的词。那些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词被她糅杂在一处，居然就有了能穿透一切的刃，有了制导导弹的精准。我管这叫“句刀”，句子就是刀子，刀尖从我耳朵眼里扎进去，化成钢水，顺着血管游到心脏，变成锥子，从肋条缝隙钻出钻入，最后扎出你想死的心。

可我还不想死，我想抱个孙子再死。这是我和李春苗的唯一共识。人一老，一切就都变得迫切了。我不清楚其他动物是不是也这样，对隔代后人心急火燎地期待。反正我是着急，孙子孙女我不大在乎，

当然，若是孙子最好，我这一脉也就能延续下去了。这不是老封建，是动物本能。《动物世界》里说，不管是狮子老虎还是别的什么动物，除了填饱肚子，另一个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播撒自己的DNA，这是保持种族繁茂的需要。

我就是动物，一个活了快七十年的老动物。如今在这世上已无非分之想，就想看一眼隔辈人，一眼就行。之后就可以去死了。可我那儿子，都三十好几了还不结婚，整天忙着他的生意，钱倒是赚了不少，也孝顺，我们这房子，这装修、陈设、电器，连身上穿的衣裳都是儿子花的钱，可照我说这只能是“算孝顺”，为什么加个“算”字呢？因为，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”可我跟他提这事儿的时候，他总有理由推托。“爸呀，你以为我们这年代的人还跟你们一样？有孩子没孩子就那么重要？你们这老脑筋该换换了。”怎么换？换不了啦。龙龙啊，你不知道爸活着就这么点儿指望了吗？

如果我再说，他就嫌我啰嗦了，撂下一句“我得走了，约了客户吃饭”，然后就真走了。谁知道他是不是真去见客户。这个时代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我们这代人已经完全两样了。像刘龙这岁数的时候，我们老老实实上班，哪怕是按时去单位沏茶聊天看报纸，也得去。下了班买菜做饭，吃完饭陪孩子做作业。孩子睡了，夫妻才洗洗上床。因为那时房间狭小，敦伦也得敛气，竭力不弄出声响，免得惊着孩子。如今的年轻人可是放开了，去年单位组织离退休干部去桂林旅游，我和老李住一个房间，才十点就听见对门“操练”，那响动都没法描述，说不出口。老李和我，俩老头面面相觑，哭也不是笑也不是，老李翻着眼皮瞅着天花板，直叹气，“唉，真他妈想再活一回呀，现在的年轻人太会享福啦，哪像咱们……”我骂了

他一句，“操，你个老流氓，睡你的吧，关灯。”

社会毕竟不同了。如果照二十年前的标准，我那儿子兴许也够上流氓标准了，女朋友交了少说也有二三十个了吧。过去《刑法》上不有个“流氓罪”吗？他这样的或许要被就判了，赶上严打，枪毙了也不是没可能。幸亏世道变了，可这世道究竟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？我这昏花老眼是无力辨别了。

他妈比我逼得还紧，为结婚的事，李春苗跟刘龙吵了无数回。我不插嘴，不敢插嘴，怕引火烧身。刘龙早就背着他妈叮嘱过我，“我妈和我闹的时候爸你可别掺和，我惹得起她你可惹不起。”孩子疼我，怕牵累我。他是在我俩的吵骂声中长大的，却格外懂事。“谁让你弱势群体呢，爸。怎么着我也得站你这边。”

被他妈弄得烦了，刘龙就领个姑娘到家来，我明白，那都是为了搪塞他妈。头一回，李春苗激动得不行，支使我去买鱼买肉，她钻进厨房煎炒烹炸，弄一大桌子菜。席间给姑娘夹这夹那，把人家碗里的菜码得能碰着鼻子尖。过一阵子，见那姑娘不再来，李春苗就又问又催的，刘龙就又带来一个，差不多每回都不一样，看上去还都喜欢刘龙喜欢得不得了，吃饭时腻在刘龙身上，仿佛第二天就要去领结婚证似的。不过次数多了，饶是李春苗也不信了，“儿子啊，你到底想换多少个呀，就没一个能娶家里头来的？”

刘龙就说：“有，下一个。”

这话耳熟，好像有个作家还是导演我忘了，记者问他，你认为你最好的作品是哪一部？那人就回答：下一部。这话被龙龙学去了。

儿子前脚一走，李春苗就把准心儿瞄准我，怪我给儿子起的名字不好，说像我这种臭老九就该被批倒批臭，再踏上一只脚，永世

不得翻身。唉，亏她还记得那么多“文革”时期的词。我能说什么呢，只好沉默。我是个窝囊废，连躲出去也不敢，因为我要是开门走了，她气没撒完，回来还得挨骂。我总得回家吧，我的工资卡在她手上。

刘龙的名字确实是我起的。儿子生下后，天庭饱满，额头是鼓起来的，看上去头角峥嵘，就给他起了个“龙”字，这是个古字，通“龙”，发的也是“龙”音。儿子上学后，某天却气哼哼地回了家，把书包摔在床上，跟我说，“爸，他们管我叫流氓。”我忙问怎么回事。刘龙说，他有个同学不认识这字，就查字典，查完后哈哈大笑，指着刘龙跟别同学说，“你们知道他叫啥不？叫流氓，哈哈！”

“我就骂他，‘你才叫流氓呢，我叫刘龙。’他就把字典拿来，‘你看你看，这是多音字，也念 máng，所以你就叫流氓，哈哈！’我就打他，后来、后来老师罚站，罚他也罚我，可是是他先骂我的呀。”

“还知识分子呢，瞧你给孩子起的这缺德名字，让人家欺负了吧——”李春苗开始了。

“你别骂我爸，是他们没文化。”你看，这就是我舍不得死的另一个原因。我何尝不知道“龙”字还有个读音念 máng？“龙眉皓发”的“龙”，可是谁又能料到孩子们的好奇心会导致这个结果呢？

“这事确实怪我，爸去派出所给你把名字改了吧。”

刘龙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他妈，“我就不改，谁再敢喊我流氓，我就揍他。”我这儿子比他爸我强多了，少了几分懦弱，多了几分野性，像他爷爷。

心也善。

那时的我看着儿子，喜忧参半。我不知道他这个性格会给他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人生。

子·①

爸妈又吵架了，不用问，刚走到单元门口，我就闻到了硝烟的味道。这没什么可稀奇的，如果你跟我一样，在父母的吵闹声中长大，你也有这种能力。我值得你佩服的不是这个，而是，在这种操蛋的家庭氛围中长大，居然没长成个一身戾气的混混儿，没砍过人没进过局子，没被判刑没被枪毙——这他妈才是奇迹。我发小儿，叫李志刚的那个，小时候我俩总一块儿玩，他爸他妈那根本不叫吵架，根本就是战争——当然，以他爹揍他妈的时候居多。在我记忆中，好像就从没瞧见过他妈的本来面目，非青即紫，“化妆师”就是李志刚他爸。不过那老头也没好到哪儿去，李志刚他妈是游击队队长转世，深谙“敌疲我扰、敌退我进”的精髓——逢男人喝了酒大睡，解了武装，李志刚他妈的反击就开始了，某次拎着一壶开水直接浇在他爸的后脊梁上，他爸“嗷”了一声蹿起老高，落地后宣告新一轮战争开始。

这些都是听大院里的邻居们讲的，那些大爷大妈们嘴里有李志刚家全本的故事。“老郭叫得简直不像是人声，熏猪都没那么大动静。”他们讲得如亲耳所闻，绘声绘色绘影绘形，不由得你不信。

李志刚从来没跟我提过他爸他妈的事儿，一个字都不提。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，假如他跟别人念叨念叨反倒还好。嘴紧，说明此人已把这事儿当成了家丑，心里就压上了沉甸甸的负担，迟早要出事。为此我拐弯抹角暗示过他——那时大部分人家都住筒子楼，谁家大人打架了都听得一清二楚——我跟李志刚说，“我爸妈老是吵架，吵就吵呗，都习惯了，一吵我就跑出去，跑出去就开始担心，生怕一会儿回家瞅见一地脑浆子，可一到家，就见战事平息，地上干干净净，脑浆子还都在他俩脑袋里包着呢。”我强调说，“所以，你就甭管，让他们打去，咱玩咱的。”李志刚阴着脸不搭腔，我也就只好再说什么了，隐隐为他担心。

李志刚打架下手狠，别说我们大院了，隔墙电厂大院的老痞子都惧他三分——他到我们学校门口截学生，只要瞧见李志刚出来就远远躲了，避免和他正面起冲突。我和李志刚好，说实活动机也不怎么纯，我跟他成哥们儿之后，与此同时，敢叫我“流氓”的都绝迹了，他也很少考不及格了，算是互惠互利。

后来我高中毕业，考上了赤城医大，就很少见李志刚了。有年暑假碰上过一回，见他在路边支了个羊肉串摊，光着膀子，一手拿着破蒲扇，一手攥着一把铁钎，在烟雾缭绕中烧烤着肉和自己的人生。我犹豫片刻，还是绕道回家了，没上前打招呼。

再后来，听说有一著名老痞子吃了他的肉串不给钱，把摊子踹了，还扇了他一嘴巴，李志刚顺手抽了一把铁钎子，插在老痞子的眼窝里，老痞子死了，李志刚跑了，可不到半个月就在甘井子落网，正赶上严打，毙了。我听说后，心里难受了很久，终于坐不住了，买了东西去他家，想看看他爸他妈。到门口，听见屋里头乒乒乓乓，夹杂

着他妈尖利的骂声和他爹挥出的响亮的耳光声，就没敲门，转身下楼，把那几袋黑芝麻糊奶粉什么的随手扔给了一个小孩。看个鸡巴看，这对儿生命力比罂粟花还旺盛的老东西实在不值得惦记。

我毕业后，被分配在一个破传染病院上班。每天穿着不透气的隔离服在病房里人五人六地转悠，听那些呼吸中带着毒的病人磨叨自己的病情，想到此生就要这么过下去，感觉无趣之极。

直到我遇到了周美妍。

周美妍是医院的办公室主任，一个丰腴多汁的成熟女人，目似朗星，齿如编贝，小四十的人了，身材还保持得极好，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，因为总爱穿包臀的长裤长裙，性感无匹，对走在她身后的阳痿病人都有一定疗效。

她俘获我是轻而易举的，因为本猎物极其配合。待到我上了她，准确地说是她上了我之后，好运就来了。

她丈夫原来是省医院的放射科主任，后来去美国留学，拿了绿卡，这边的工作也就扔了。再回国时，就在赤城最豪华的酒店摆了两桌酒席，座上客是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、卫生局领导和各大医院的书记院长。此后，这些个医院就陆续添置了CT，这种先进的医疗检查仪器就是周美妍的丈夫弄来的，赤城的医院也因此上了档次，卫生局局长和医院院长们脸上也有了光，那光小部分来自设备的更新，大部分来自他们一夜之间丰满起来的账户。

“那王八蛋在美国已经有了别的女人，我知道，他想把我甩掉。可我也不是那么好打发的，除了答应补偿我一大笔钱，我还让他带我去趟美国，把那生意弄了个门儿清。没什么神秘的，那些破机器都是美国人淘汰下来的扔货。刘龙，跟姐一起干吧，我一女流，

还当个芝麻绿豆官儿，抛头露面不方便，以后你帮我，赚的钱咱俩五五分账，一块儿享受人生。

“你别多想，姐就是想赚点儿养老钱，绝不霸占你的青春，即便你想跟我结婚我他妈还不想跟你结呢！总之我这回算是想开了，我年纪虽然不小了，但这身子也不算委屈你吧？”

我忙说：“哪有哪有，姐你可别这么说，是我高攀。”她的手游过来，攥住我那话儿，“那就陪姐玩玩，腻了你就去找别的女人，没事儿，我不在乎，姐也不是只有你一个。咱俩谁都别觉得欠谁的。不过什么时候我想你了，你就百忙之中抽空来一趟，就当是学雷锋送温暖，行不？”

行啊，太他妈行了。说实话，那一刻我感动得要命，差点儿就说出傻话来，“姐你太好了，你对我这么好你说我要再不娶了你就他妈不算是个男人了。”

这之后我和周美妍的合作正式开始，班我也不上了，自有周美妍给我“料理后事”。她帮我办了停薪留职，其实头两年薪都没停，每个月竟然还有我一份工资。从院长到书记到科室主任连个屁也没放，偶尔见了我倒反而是毕恭毕敬，就跟我是他们领导似的。我也就赏他们几顿饭吃，逢年过节的，少不了也包些红包给这帮孙子。同时，我们的生意也进展顺利，周美妍带着我去了趟美国，真真开了眼。我英文还行，跟老美交流、套磁儿、看英文资料都不成问题。总之这趟收获颇丰，得知CT已然落伍，欧美早已是核磁的天下。回国后，我就开始公关，先从省医院突破，经过一番攻势后，搞定了院长，不久，一台核磁就替换掉原来的CT，拆下来的老CT我以报废品的价回购，再转手卖给赤城下辖的一家县医院，两头各赚一笔。所谓的谈判并